莊簡集

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侍讀臣孫球覆勘

莊簡集卷四

宋 李光 撰

乞開言路劄子

臣聞帝王之美莫大於詒謀[illegible]安之時尤先於警戒歷觀前代有為之君雖熙時有[illegible]而切直之言不絕於耳不以太寧幾微之慎未[illegible]於懷恭惟皇帝陛下以睿知英仁之資膺祖宗積累隆平之業勞心求治幾三

十年華夏乂安天地交泰符瑞之應史不絕書所謂太平盈成之期實在今日陛下所當憂勤宵旰虛己以聽納羣臣所宜精白勉勵夙夜以進戒而近歲以來士大夫狃於因循宴安寵禄諂佞成風至妄引荀卿有聽從無諫争之說以杜塞言路多士盈庭莫敢開說是陛下有容納之徳而羣臣進拒絕之計朝政之闕失臣下之姦邪生民之利病海内之休戚何由盡聞乎古人有言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庭遠於萬里蓋言

壅隔之禍深也臣愚伏望陛下博延羣臣明詔天下廣衆正之路開不諱之門使忠良謇諤之士有所規益而讜言進傾邪讒巧之徒不得壅蔽而下情通實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百姓失業劄子

臣聞堯舜在上天下無窮人文王之民無凍餒者蓋國以民為本而民以食為天自古賢聖之君莫不貴農重穀以裕天下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

饑寒並至而能不為姦邪者鮮矣仰惟陛下臨御海㝢躬修節儉以安百姓涵養生息如天地之無不覆載雨露之無不潤澤每發德音下明詔未嘗不以寬恤為先懐生之屬罔不欣戴可謂治極乎堯舜而恩深於文王好生之徳浹肌膚淪骨髓矣邇者朝廷稍務損益時政以適厥中而奉承之吏用意過當不復推廣陛下仁民愛物之心貪殘苛暴公肆掊斂百姓嗷嗷失業者衆監司守宰坐視流亡恬不加恤强者結集為寇盜弱者轉

徙乎溝壑是致輦轂之下匄者日滋號呼呻吟枕藉道
路此陛下耳目所及至近而易察者然且壅隔而不盡
聞況四方萬里之外乎深恐怨嗟之聲干戾陰陽聚為
祲厲傷害和氣臣愚伏望陛下流寬大之澤抑煩苛之
吏申勑諸路提舉常平官或間遣信使以巡撫四方延
問民所疾苦蠲逋貿省徭役以仰副陛下愛育元元之
意實天下幸甚取進止

辭免除右司諫狀

臣准東上閤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右司諫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資性樸愚學術荒落方陛下初登寶位開廣言路褒直盡下之時宜得方正忠謇之士置在左右拾遺補闕庶有裨益如臣庸妄風節無聞倘或冒居實累初政伏望陛下察臣誠悃非敢矯飾追寢成命別除臣一職合入差遣庶安愚分所有告命未敢祗受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論梁師成劄子

臣伏覩敵騎内侵需索犒軍金銀陛下以宗社生靈為重屈意求和上自乘輿服御宗廟器皿下至民間首飾之物拘収殆盡大臣戚里之家不免直取獨未聞宦官能體陛下憂勞之意者近年以來宦官用事或殖貨利或治宮室或開拓邊境或進退臣僚皆能竊弄威權以厚自封殖此陛下耳目所及不復縷陳其專權擅勢桀黠尤甚者莫如梁師成師成用事日久能作威福計其家貲無與為比當此危急之時獨不在直取之數臣竊

惑之臣謹按師成出入禁掖踰二十年罪惡貫盈不可
悉數方蔡京王黼相繼用事朝綱隳壞賄賂公行姦邪
朋附而為之用忠賢擯斥而不得進師成與之締交闗
通表裏蒙蔽引用浮薄布滿中外依憑城社玷辱聖朝
以至海内怨嗟養成今日之患迹其罪惡久合誅鋤方
陛下踐阼之初聖政日新一時憸人咸知退縮而師成
儼然居中執政大臣慮其狡獪多計恐一旦復得進用
莫敢動揺伏望陛下斷自淵衷以師成付有司籍其家

貫窮究姦慝以正典刑因以風厲黨類庶有懲革實天
下幸甚取進止

言蔡京章疏不繫階分析狀

臣準尚書劄子二月二十二日奉聖旨言蔡京章疏柳
約李某不曾繫階令分析聞奏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
措臣昨於今年正月二十四日供職至二月初三日入
局忽報臺諫官上殿臣方驚疑詢問同列據司諫李會
正言師驥云初二日晚有急速公事乞對緣臣是日早

出不暇相率既未得班次至初三日只將侍御史孫覿論列蔡京文字列銜同上即不曾聚議及報臣知委臣是時供職未及旬日正當朝廷多事之際敵騎未退臣嘗按梁師成罪惡首以蔡京王黼締交關通表裏蒙蔽為說然臣後來不曾再有彈奏臣實失職雖天度包荒未即罷斥在臣愚分誠不自安臣見居家待罪伏望聖慈解臣言職以厭公議

論內臣梁永劄子

臣訪聞高品梁永等昨因宣和七年十二月差充伴送
金國回謝番編欄官沿路作過挫辱守令毆擊頓司恣
横不法及取受過錢物每名不下一千五六百貫送大
理寺根勘各係贓罪流在案該大赦原罪準律諸以贓
入罪正物見在者還官其已費用者死及配流勿追餘
皆追之今永等所配雖已該赦有追到贓物見在大理
寺贓罰庫永既釋放却計會内侍省差權大理寺監門
節次將劉子求囑本寺少卿請出元追到贓物臣契勘

永既因罪追攝下寺根勘於本寺官已有妨嫌況贓物在庫未經戸部拘収遂敢一面請領顯屬違法欲望聖慈令戸部日下將上項已追到贓物重別估定價例除已納足所犯贓外其餘恐合給還仍乞罷本人見權監門庶免姦弊取進止

乞罷李彥辟官劄子

臣近奉聖旨専委臣看詳京東西兩路係李彥辟置西城所害民之官並合放罷臣今契勘兩路州縣官係御

筆內降聖旨除授之人其為員數尚多吏部不肯着
實供具若盡行放罷其間却致枉濫臣今欲將監司知
通元係聖旨司録已下元係吏部注授別無害民顯迹
並且存留外其餘並乞放罷取進止

論鄧雍劄子

臣伏覩近降指揮令之尚書侍郎異日宰執之選也都
省所接詞訴分送六曹與決施行陛下責任之意可謂
重且專矣則居是職者非得天下英偉豪傑之士智識

才器足以當異時輔弼之選者曷宜任此哉臣謹按吏部侍郎鄧雍不學無術世濟奸邪其父洵武任樞密使因緣請託特許赴殿試關通近倖猥中科目濫廁從列帷薄荒穢士大夫目為豔班兼雍不曉吏事又欲廢法任情專受請託選人關陞改官意所欲與雖郎官執條例以進輒遭詬詈人材猥下趣操頗僻不足污天官之選伏望聖慈特賜罷黜施行庶厭公議取進止

論鄧雍第二劄子

臣伏見近年以來嬖倖用事奸邪擅權賢否混淆是非顛倒世家之子布滿要塗瀆亂朝綱莫斯為甚臣謹按前吏部侍郎鄧雍專以便僻側媚躐取要官初無學術而使之特赴殿試不知古今而使之猥厠經筵帷薄不脩蹤迹醜穢士林傳播以為笑談今雖罷遣尚仍舊職玷高華之選實於公議有所未允伏望特出睿斷早賜褫奪職名投置閒散庶幾聖朝名器不以假人且絕奸邪覬覦之路實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追究王蕃召姚古劄子

臣等伏見朝廷自聞金人入境即差王蕃姚古充京畿四面制置使令姚古未聞來期王蕃統領禁兵避敵遠遁不知所在京畿諸邑及近京州縣例被刦掠道路不通都城閉闗多日民間百物窘乏人情憂懼欲乞先次選差將兵分屯城外以禦他冦仍開南城一面門多差將兵譏察守禦以通往來仍乞差官趣召姚古追究王蕃所在取進止

論吳鎧劄子

臣聞重刑再覆國之常典唐太宗每決一囚必三令五覆蓋所以重人命也訪聞元豐庫受納金銀一項百姓王宜納金五十兩貼司李元亨上歷誤作五兩當日有提領官吳鎧到庫點檢係胥長劉鐸即時以元數執覆取鈔呈驗發覺詐元金見在李元亨畏罪逃竄吳鎧不曾送所司根勘一面申奏取旨便將監官降官劉鐸貸命杖脊刺配沙門島雖已蒙改正其吳鎧并無行遣臣

謹按鏜本市井小人狡獪反覆自來諂事權倖不一二年致身從橐今來為見大臣収簇金銀急於傳會遂致廢法任情欺罔聰聽衆論藉藉咸謂枉濫實累陛下始初清明之政伏望聖慈矜憐無辜將鏜重行竄斥非獨為小人之戒亦以仰副陛下欽恤之意取進止

論曾紆等劄子

臣惟國家之興聖聖相授專務愛育元元以固邦本而四海之廣所與共治以惠養斯民者尤在於守令監司

之職委以刺舉實外臺耳目之寄專以按察州縣者也其任顧不重哉伏自陛下即位以來號召天下豪傑之士聚之朝廷而貪汙不法之吏多在外服或倚勢作威或倚法虐下誅求掊斂靡有藝極使遠方之民無所申訴朝廷何賴焉臣伏見江西轉運曾紆福建轉運趙岸唐績提舉市舶張佑提舉廣東香鹽黃昌衡府界提舉常平陸棠皆緣交結權倖以躐取名位邪佞凶狡素無廉聲皆不足以當一道之寄岸績遠任福建漕臣朝廷

近差陳磷等為代遂通賄賂於梁師成以造茶為名不肯離任佑本泉州大商今市舶解治乃在泉州背公營私何往不可近聞營造第宅盡令屬邑科買材木贓汙不法一方之民咸受其弊昌衡棠皆奴事朱勔昌衡頃知秀州華亭縣抑勒人戶依等第科買白鷴每隻至有百餘千者自秀至蘇花石珍禽絡繹不絕遂就除本州通判益肆掊取東南之民莫不憤怨棠知平江府長洲縣專一勾當朱勔家事民間訟牒悉委佐官平江地瀕

太湖動田產盡在長洲縣多被水患民間不肯承佃嘗
既為抑勒上戶佃種稍不承認即枷項送獄既承之後
永無脫期至破家蕩產賣妻鬻子猶監錮不已良民妻
女稍有姿色者必多方鈎致百姓田園號為膏腴者必
竭力攘取以搜尋奇玩而發人籠篋者有之以訪求古
物而掘人冢墓者有之紆故相布之子因諂事宦官進
職賜帶頃任楚州及鎮江府通判皆以本州娼女自隨
替罷挈之而去帷薄荒穢父子聚麀尤為清議之所不

容伏望聖慈特降睿旨盡行竄斥以正刑書仍乞精擇廉幹修潔素有風力之人以充監司之選庶幾朝廷恵澤得以下究細民疾苦得以上聞仰副陛下勤恤民隱之意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奉迎上皇劄子

臣聞唐明皇避寇幸蜀肅宗即位靈武及二京平李泌為羣臣通奏具言天子思戀晨昏請促還以就孝養若泌者可謂善處人父子之間矣恭惟陛下天性仁孝伏

自上皇東幸暴露日夜憂思至避殿減膳不遑寧處羣
臣士庶莫不知之而軍興之際朝廷多事道路隔絕臣
恐陛下至意未能感通而姦邪之人易成間隙以上貽
宗廟之憂下為羣臣之禍治亂之原安危之機盡在於
是臣愚伏望陛下親降詔旨令三省樞密院集兩省臺
諫官合議奉迎上皇典禮使陛下大孝之美純粹光顯
過於未登大位之時實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內臣鄧珙等狀

臣恭惟道君太上皇帝倉卒南征暴露野次陛下憂懼不知所為金人退師之翌日遣使問安又擇見任執政為奉迎使陛下東嚮臨遣於庭令所至賞犒隨行將士撫諭行宮使已下令扈從以必上皇之歸孝思至矣且命宗室父老迎謁近甸亦既越甸未聞屬車之音羣臣士庶不能無私憂者以羣小人在側耳臣訪聞隨行內侍其間頗有讒邪之人造飾奸言欲以離間陛下父子以龍德為隘而進西幸之策使陛下以天下之大而

不能安其親挾此為奸何所不至此誠社稷之深憂也
臣願陛下擇其尤甚者行遣一二其往來京城踪跡詭
秘如鄧珙者傳播詔書以惑衆聽如劉奭者妄議朝政不
循分守如徐霽者朋附道流凶惡稔著如董舜賢者李
琮梁師彥之陰懷反側任鈞馮彥石如岡之素著凶豪
凡此數人皆工讒善佞小人之桀黠者也自知過失既
多畏陛下之嚴恐一旦有所不容是以日夜闚覘構間
百端不可不慮臣愚伏望陛下遣使躬稟上皇將此數

人重行竄斥別選老成端愿之人以充上皇掃除之役庶幾小人不敢牽制行宮既復二聖重歡實天下慶幸

論宋煥劉子

臣等伏見新除發運副使宋煥憸佞庸狡專事反覆姦締交於王黼復聯姻於蔡攸叨竊寵榮積有過惡朝廷近者再除煥發運使臣等謂陛下濶畧往愆責以後效未敢論列今乃聞煥包藏禍心覆出為惡撰造不根之語脅持上下欲以離間陛下父子之愛物論恟恟莫不

疑駭伏望陛下斷自淵衷早賜竄逐以厭公論取進止

三月三十日奉聖旨宋暎落職與在外宫祠

論明節皇后不當立忌狀

臣准西上閤門關准太常寺關今年迎奉道君太上皇帝若在四月二日到京緣當日係明節皇后忌辰合分定奉迎及行香官者臣嘗考求典禮明節皇后不當立忌昨緣太常少卿林震希意迎合妄援温成故事為明節皇后立忌因以為例不復討論遂使聖朝著非禮之

舉貽譏後世不可不革竊詳忌日之制罷樂廢務修齋行香皆子孫致其追慕之誠五季之亂可謂無禮法矣周世宗宣懿皇后入廟議者猶以太后在上疑祔廟之後立忌非便嘉祐中言者以久雨陰沴宗廟之禮恐有未順且謂城南立温成廟四時祭享並同太廟之禮蓋當時有司失於講求商宗遭變飭已思咎祖己訓以典祀無豐於昵況以嬖寵列於秩祀非所以享天心奉宗廟之意也熙寧中有司議改温成廟為祠殿歲時遣宮

臣行事忌日齋祭並合廢罷識者是之令陛下初嗣歷服宜大正始之時宗廟國之大事伏望聖慈下有司討論典禮務合中制所有明節忌辰乞且依溫成故事罷百官奉慰行香止令內臣就祠殿行事薦以常饌庶合典禮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制國用劄子

臣伏覩祖宗之制天下財穀悉總於三司非條例有定數不敢擅支朝廷知其大數量入為出故能倉廩充溢

用度有餘近年以來政出多門法度寖弛戶部既不得總天下財賦朝廷亦無緣盡知錢穀大數侵支互用不可幾察名為應奉御前其實般入私室東南財賦盡於朱勔西北財賦困於李彥天下根本之財竭於蔡京王黼自徐鑄蔣彝為常平司官何漸為茶馬司官張琬徐惕燕瑛為市舶官應安道朱彥美王子獻王復為轉運司官胡直孺盧宗原為發運使王仲閎胡邃為提點刑獄宋誨為香鹽官劉寄呂岠毛孝立為鹽司屬官天下

財賦盡歸權倖之家小人乘時無復忌憚今所至匱竭公家無半年之儲百姓無旬日之積加之兵興府庫金帛散用將盡此乃國用危急之時所謂理財經久之術不可不慮伏望遵依祖宗故事使三省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戶部量一歲出入以制國用仍乞精擇健吏通知財計者置司驅磨諸路應干錢物往來移用過及見在之數其官吏各量添俸給課以功限為之賞罰或專遣使命就所至勾集諸司人吏驅磨庶幾利源

歸一而天下財用可得而理矣取進止

論三鎮親王劄子

臣聞春秋之義許外國者不一而足顔師古曰節制之不皆稱其所求也臣伏覩金人恃衆淩犯邀求無藝陛下天度包荒不愛重寶不惜土地又遣親王大臣為質卑辭厚禮惟恐少失其意待之可謂盡矣而貪婪無厭詭詐難測近者載遣使人復以親王大臣都尉為請無禮亦甚矣臣職在諫垣連日伺候班次未蒙引對退伏

維念上皇在東南陛下闕晨昏之養未有以慰其意今
連遣二子入不測之敵無乃傷父子之情乎況肅王孱
弱置之軍中萬一暴露感疾陛下有殺弟之名又三鎮
者皆天下勁兵處太祖太宗百戰乃得之一旦舉以予
人陛下為人子孫嗣守大業使兩路生靈無故陷沒尚
何以為國乎此又不可之大者夫城下之盟諸侯之所
深耻以國家全盛之勢四海九州之廣勤王之師不絕
於道伏望陛下明詔將相大臣別議攻守之策仍乞間

道遣使檄河東河北兩路盡發强壯策應首尾掩擊天地助順必成大功臣無任忠憤激切之至

論土豪乞依戰功補授劄子

臣伏見河北河東路宣撫副使李彌大申乞初等不理選限官誥一百道欲以召募土豪此必彌大窺見朝廷不肯假借且懼招權之嫌故其所乞不敢過當又能為陛下吝惜名器志雖可嘉臣竊聽外議以為方今多事之際正藉捐軀死難之士使真有土豪能糾率勇士捍

禦邊方恐非虛名所能招致指揮一下聞者竊笑伏自
陛下即位以來罷花石之冗費斥應奉之邪塗濫恩僭
賞所省已不貲矣奪彼與此孰得孰失況今太原危急
邊境繹騷此正拔士卒為將帥之時所有應緣召募首
領合與官人並乞作戰功補授庶幾人人樂從應募必
衆取進止

辭免除侍御史劄子

臣聞命震驚莫知所措伏念臣承學淺陋賦性迂愚比

者伏蒙陛下擢寘諫垣日月未幾曾無古人正色獻替之効莫副陛下虛懷聽納之勤靦顔尸禄日俟罪譴敢圖誤奬更踐臺端況今多事之際士論未一民論未孚非智識議論足以裨益政體剛方諒直足以糾正官邪曷可仰副陛下責任之意如臣妄庸猥被簡拔恩私過厚職任難勝退自省循安敢冐處伏望陛下察臣誠悃追寢成命别除一閒慢差遣庶安愚分臣無任激切屛營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再辭免侍御史劄子

臣近蒙恩除侍御史尋具狀辭免聖恩深厚未賜矜從非臣捐軀所能報稱而義有未安不能但已須至頻瀆淵聽伏念臣出自寒鄉蹤跡孤遠歷官州縣踰二十年風節無聞志氣凋落茲者伏遇陛下龍飛首擢諫列詢事考言曾無涓埃可以上禆聖政之萬一方懷憂畏日俟譴呵豈敢躐處要路以冒不次之寵況陛下初嗣大政當擾攘之時避殿減膳躬自貶損憂勞備至而德意未

孚於國人播告雖修而實利未及於天下羣囂諠鬨權柄下移遂使人主之威福朝廷之紀綱幾無以自立復以畏避相先莫敢任責而臣人微望輕乃於斯時身任言責橫當風波實恐無以稱塞上辜陛下委寄之意伏望聖慈察臣情辭非出矯偽别移一閒慢去處庶可勉策駑短隨事補報臣不勝哀祈激切之至取進止

論體究姚古等劄子

臣準朝旨差往河東路體究姚古已下統制官不進兵

等事係干重密合先次取會因依次第看詳體究詰實竊慮古等却作因糧道不繼别以私說回報雖未明虛實理合體究的實恐臨時有妨施行其前項事若干涉監司州縣等處即未審合與不合一就體究伏望聖旨詳酌施行如蒙許一就體究即乞特降處分付臣照會所有應干今來體究公事合關報臣事節並乞依已降指揮不得下司所貴慎密不致漏露取進止五月一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河東諸統制官內有逗遛不進者其姚古不能御制以軍法從事致久未成功姚古可落檢校

官罷節鉞與承宣使依舊河東制置使其統制官差侍御史李某前去體究逗遛尤甚者械送赴闕取旨李某令東上閤門令月二日引見上殿訖疾速起發仍不下司有劄付李侍御靖康元年五月一日押已而不果行

論行宫冒賞劄子

臣聞唐德宗狩奉天自發洋州以來百姓進獻瓜果欲各與散官陸贄以為不可且曰爵禄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惟功勲才德所宜處之夫散官虚名也贄猶力争至數千百言而不已誠以所繫者重也臣伏聞上皇東廵州縣供饋無闕此乃臣子之常分何足為功兼

供饋之物自一毫以上皆行人及坊郭鄉村有物力之
人非出供饋者之家也供饋愈辦則剥民愈深臣訪聞
其間巧於謀身者多是交結近習縱其請求需索無藝
往往緣此得其歡心揄揚賛美達之上皇遂致增秩賜
金行宫如市有再任者有進三官者有名赴都堂審察
者恩賞僭濫非散官之比也陛下修明百度抑絶奔競
如此而士大夫冒犯廉隅僥倖苟得如彼况上皇鑾輿
還闕將士冒行陣突鋒鏑以衛護社稷者或横尸原野

或暴露邊陲未聞少加恩典而首及州縣猾邪之徒非所以示天下之公也所有已降遷官進職等指揮伏望聖慈特賜寢罷以安人情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取進止

五月二日奉聖旨上皇經由道路宣力之人可依下項寧陵知縣趙子游等各轉官有差

論王氏及元祐之學

臣愚昧樸拙當陛下初政偶承乏擢寘言路每因進對備聞德言未嘗不以紹復祖宗法度為說忠臣義士莫不懽欣鼓舞日須德化之成也臣今月十七日入臺伏

覯三省降到黄牓一道臣寮上言以王安石為名世之學發明要妙著為新經天下學者翕然宗師又言熙寧元豐閒内外安平公私充實法令備具賦役均平其意專以王氏之説為是公肆誕謾無復忌憚以陛下聖明未可遽欺既以司馬光與安石俱為天下之大賢又云優劣等第自有公論觀言者之意必不肯以光為優以安石為劣夫光與安石行事之是非議論之邪正皎若白黑雖兒童走卒粗有知識者莫不知之當熙寧元豐

間如韓琦富弼歐陽修之屬尚皆無恙安石惡其議已皆指為因循之人擯斥不用卒以憤死恭惟太祖太宗創業之艱難真宗仁宗守成之不易規模宏遠矣安石欲盡廢祖宗法度則為說曰陛下當制法而不當制於法欲盡逐元老大臣則為說曰陛下當化俗而不當化於俗蔡京兄弟祖述其說五十年間搢紳受禍生靈被害海內流毒而祖宗法度元老大臣掃蕩禁錮幾無餘蘊矣幸賴宗廟社稷之靈上皇悔悟以祖宗不拔之基

全付陛下今言者又創為熈豐之說以安石為大賢臣恐此論一出流聞四方鼓惑民聽人心一失不可復収非朝廷之福也

欽定四庫全書

莊簡集卷九

宋 李光 撰

奏議

論蔡攸欲潜入都城劄子

臣伏見蔡京父子當國日久竊弄威柄敗壞紀綱使朝廷失信于四方至上皇負謗于天下軍民怨憤士論沸騰前後臣寮論列非一其它元惡巨姦悉已竄逐獨京父子尚遲回近甸未正典刑訪聞攸不自引避欲以扈

衛行宮為名僥倖入都竊聽民言深可憂慮若攸果入
都城則百姓必致生變萬一驚犯上皇屬車之塵則臣
坐不預言之罪伏望陛下特降睿旨早賜黜責施行

議太上皇后還宮之儀狀

臣近覩禮部關報太上皇后先次還宮陛下屢降德音
戒勅有司繕治擷景園易名寧德宮務極閎麗以稱崇
奉之意使命往來不絶于道陛下每於艱危擾攘之時
延見羣臣憂形于色未嘗不以暴露為念此於太上皇

后可謂無負矣臣聞近日外議藉藉咸謂太上皇后輕信小人之言遣使切責陛下臣在外庭不知何事妄傳欲開宣德門入居大内羣臣士庶莫不惶駭以臣料之萬無此理設或有之此豈太上皇后保全鄭氏之意哉恭惟道君太上皇帝上畏天戒下順民心以宗廟社稷之重躬行堯舜之事退居潛藩以神器付陛下大内者天子之居神器所在也使無纖芥之嫌陛下欲便溫凊之養迎奉入内亦當躬稟上皇下有司討論典禮如漢

唐故事繕營宮室嬪嬙暬御嚴爲限隔以防意外之變縱陛下母子慈孝萬無他嫌其如左右近習之人懷姦結怨搖動兩宮則蕭牆之憂不可不慮伏望陛下明詔三省樞密院大臣速議太上皇后還宮之儀以全陛下母子之愛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論在京擅離官守人一等科罪劄子

臣竊惟聖主制世御俗之方莫大於賞罰所以行賞罰者莫先於至公古者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

衆棄之明不敢以已之私恩廢天下之公議也臣伏見
金人內侵都城危逼士大夫委職而去者五十二員近
緣臣寮論列有旨令吏部具職位姓名送大理寺根勘
約法斷罪陛下示天下大公之道可謂盡矣命下之日
士論紛然或謂罪同罰異致陛下有失刑之譏大臣負
黨姦之謗不可不察如衛仲達張勸馮温舒蔡行兄弟
皆從官也林虞劉熹袁植皆致仕也在仲達勸則除名
勒停虞則追五官除名勒停行兄弟及温舒熹植則置

而不問或旋求名目如蔡續蔡續者或妄託假故如許行宋時者種種姦欺莫究虚實其爲擅去官守一也今詐冒者反得輕典孤拙者多陷深文陛下既已付之有司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原情定罪不容有所輕重況得而私之哉伏望聖慈將大理寺定斷到應干逃避臣僚係在去年十二月十七日已後不問有無事故盡作擅去官守一等坐罪庶幾公道昭明人言弭息不勝幸甚取進止

論劉延慶等劄子

臣聞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凶也故曰將軍死綏咫步無却顧望避敵逗撓有刑我藝祖以英武定中原養兵止二十餘萬懲罰訓練一按師律嘗曰唐莊宗二十年夾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以軍法束此輩縱其無厭誠為兒戲朕撫養士卒不吝爵賞犯吾法者惟有劒耳故能南征北伐洒濯氛祲神戈所指無不從志誠御將得其道也臣伏覩近年以來將帥

之柄付之官官兵政不修賞罰不嚴馴致前日敵騎充
斥瀰漫兩河非小變也幸賴宗社之靈陛下神聖得天
人之助金人退師宜於此時修軍政以耀威稜明賞罰
以聳羣聽擇其悞國生事罪狀明白將士怨憤久稽天
誅如劉延慶父子者重置典憲以勵三軍平燕之役延
慶提數十萬衆當契丹殘破之師兵鋒未交一夕遁去
芻糧器甲委為盜資兵夫枕藉填滿坑谷挫損國威莫
此為甚金人緣此遂有輕侮中原之意其子光世光國

亦皆凶悖專恣傲睨不恭近者金人圍守太原事勢危急朝廷遣光世赴援旣遷延不進反與折氏為仇旋致敗衂擁兵奔逃光國頃為陜西提刑陵轢州縣五路官屬畏其凶燄尋醫侍養託故解職者不可勝數今兩路用兵防秋在近正藉將士用命以守禦邊疆以衛䕶王室如延慶父子蒙國厚恩一門之内建籍正任園地田宅歌童舞女志滿意得不復以朝廷大計為念及种師中姚古王元之流皆陛下親擢元為真定總管師中為

河北制置使古為河東制置使委任華重亦復偃蹇自肆使之禦敵則望風先奔使之策應則逡巡不進用兵行師如循一軌若此之類朝廷未嘗少加詰問有罪不坐犯法不誅此皆異時因循姑息之政亦何以感勵將士使之仗節死難者乎前日失守追斬梁方平驕將惰卒孰不知懼以陛下英明當今日外國內侮之時制軍御衆若不稍加裁戢但務涵容苟玩歲月遂使忘身效節率衆先登者獲譏於士卒僨軍覆國緩救失期者自

以為智能義士痛心勇夫解體豈不殆哉伏望明詔三省密院大臣將自來姦欺罔功罪惡顯著最為敵人所譏笑如延慶等重賜顯戮傳首邊城或鐫削官職竄流遠方庶幾邊將革心軍聲大振賞罰當而功罪明威令行而軍政肅矣不勝幸甚取進止

乞用河東土豪援太原劄子

臣近因進對伏見陛下以太原圍閉日久援兵無功深軫宸衷憂形于色臣退與寮屬具言今日之患誠無急

於此者臣東南書生豈知為兵因輒詢求博采衆議及河東士大夫有訪臣者皆言方令事勢危急忻代二州已為敵境澤潞汾晋又遭劉嗣初殘破富家大姓往往奔走四出獨力田之民戀著鄉土多自團成保甲守護鄉閭朝廷若起而用之可得土民十餘萬人人自肯為戰蓋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其勢然也令朝廷兵力單弱四方兵未有至者萬一太原不守則河東決非朝廷之有若恤小害則大患不除欲望聖慈逐急就

委折彥質盡起晉絳慈隰澤潞威勝汾州八處民兵自
二十已上五十已下及本路諸侯弓手令見任州知通
縣令佐據所統屬各自部轄其間亦有土豪及士人願
為頭首者甚衆若假以初等官及應副器甲使與官軍
協力赴援比之他路起兵無逃竄剽掠之患減飛芻輓
粟之勞人自為戰家自為守功必倍之仍乞先遣信使
齎詔書諭以禍福人必樂從出夫之家給復三年州縣
敢逗撓者並以軍法從事愚計如此儻粗合聖意乞詔

三省樞密院大臣詳議施行取進止

再乞起河東民兵狀

臣近嘗具奏乞盡起河東民兵赴援太原乃是臣呼召平陽府進士刁處仁等商議為臣言力田之民頗戀著鄉土各自團成保甲咸有闘志若起而為兵比之他路無逃竄剽刼之患減飛芻輓粟之勞其言似可採用未蒙施行令河東士大夫避地至都下者甚衆其刁處仁等亦各願隨逐使人前去乞下臣章樞密院令出榜召

募詢訪謀策庶有裨益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論胡直孺劄子

臣伏覩近除胡直孺為工部尚書命下之日士論沸騰莫不疑駭蓋直孺素結朱勔為發運使為待制知平江府為户部侍郎皆勔力也臣近論朱勔及言東南財用為羣小侵蠹直孺其一也老而無恥素節凋喪不足污八座之選靦顔朝列不自引退伏望陛下斷自宸衷重行竄黜以為士大夫不顧廉隅者之戒取進止

論胡直孺第二劄子

臣近再上章論列工部尚書胡直孺罪惡已蒙陛下開納許以必行亦既累日不見降黜此必大臣以直孺為賢曲加覆護以臣言為妄未肯施行夫大臣以進退人材為職所進忠賢則國家享其利所進憸佞則人主受其欺陛下不以臣不肖使得待罪言路若大臣用人失當臣得而論之朝廷行之則陛下威權立矣今臣力言之陛下虛己而聽之大臣沮抑之則是陛下威福之柄

反制於大臣而臣區區不能但已者也況直孺佞邪天下所聞與應安道盧宗原相繼為轉運使及發運使欺罔朝廷如循一軌將上供物料及糧綱船盡充花石之供號為應奉州縣帑藏為一空起發封樁妄稱均糴歲計不足猶進羨餘緣此進職濫厠從班遂知平江府縱朱氏請求益肆掊斂不復知有朝廷矣直孺素畜聲妓每攜就朱氏園亭與倡優雜處啗其子姪吳民怨憤目為朱家奴勔入京師凶燄益熾至與宰執爭權竊弄國

柄首引直孺為户部侍郎搢紳側目莫不駭歎伏自陛下即位灼見姦凶以次流放黨類屏息獨直孺反被褒擢聯八座之選命下之日士論沸騰前後臣寮論列不一伏望陛下斷自淵衷速賜竄黜以為多士之戒如臣所奏失實欺罔聰聽亦望解臣言職重置典憲臣與直孺理難兩存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取進止

論燕瑛胡直孺劄子

臣伏見燕瑛胡直孺二人以姦佞相濟傅會匪人用事

專權恣爲不法盜用官錢如同已物刻剥細民甚于豺
虎前後臣寮疏列罪惡瑛項任廣南市舶專以貨賄交
結近倖目爲香燕及爲開封尹專任猾胥政事紕繆輦
轂之下寇盜縱横褫職居外曽未旬月百計經營由散
官徑爲户部尚書直孺任兩淛漕臣假託應奉耗竭帑
藏醜穢之迹中外所聞知平江府諂事朱勔日三造其
門動所欲爲無求不獲家畜聲妓專事媚悦以圖進用
名教所棄清議不容陛下灼見姦慝亟議誅竄令二人

皆帶龍圖閣直學士名曰罷斥其實陞遷自祖宗以來非名德重望為士類所推者未易得此陛下始即大位慎重名器愛惜生靈之時如使此流列顯職當郡寄臣恐四方忠義之士不以聖朝爵禄為榮人人解體羞與比肩恐非朝廷之福臣與瑛直孺實昧平生所以拳拳不已者誠見陛下慨然思治乃於賞罰功罪輕重失當未能厭服人心實累聖治伏望陛下奮發乾剛大明黜陟將此二人鐫職投閒庶協公論臣不勝憤激之至

再論燕瑛胡直孺劄子

臣竊謂監司郡守號為近民之官勢力氣燄足以制百姓死生之命頃者姦倖當權奢淫無度竭生靈之膏血不足以供谿壑之欲於是分遣親信之人忍為殘賊敢為姦贓者布滿州縣夤緣假借上下相蒙其剥民愈甚則獲賞愈多如應安道徐鑄之流死亡畧盡令其在者蹤迹顯露莫如燕瑛胡直孺二人皆自郡守監司以贓汙致身臣累具彈奏必蒙陛下委曲開納臣亦委曲為

陛下言之若以朝廷多事之際以為有材亦當置在三
邊財穀之地不當佚以宮祠優以便郡也今乃反得輔
郡地望愈隆沮天下至公之論成憸人怙寵之私成命
既頒物議沸騰此必大臣有陰為之地者二人平昔止
能以珍奇貨賄交結權倖飲饌聲伎媚說要人身雖去
國各留子弟見在京師日造大臣之門對衆附耳營求
百端稔惡弗悛無復忌憚伏望陛下奮發威斷直批付
三省褫奪職名重行竄殛以解四方之疑不勝幸甚取

進止

論燕瑛胡直孺第三劄子

臣累論列燕瑛胡直孺不當寵以峻職蒙陛下開納許以必行至今累月未見褫奪瑛關通交結皆出宦官直孺扳擢悉由朱勔此陛下所知也夫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姦茍或知之而復赦之則小人放縱無所忌憚矣故知善而不能用與知惡而不能去誠人主之深戒也今此二人非獨臣知之天下之人莫不知之臣若

不言則負陛下言之則觸大臣儻大臣以直孺等為才
當多事之際欲湔洗而用之則當置在三邊兵刑財賦
有用之地尚為有名不當佚以宫祠優以便郡也臣誠
愚瞽官小言輕非仰恃陛下優容勢必不敵伏乞檢會
臣先後所上文字降付三省早賜施行取進止

論王子獻等劄子

臣近准尚書省劄子專委臣取索點檢京東京西兩路
西城所創置擾民等一切並罷元係西城所辟置及曾

應副害民之官先次放罷具名聞奏除已一面令吏部
供具本路州縣官外臣令所聞兩路最為李彥信任陳
獻利便創立租稅忍於害民為國斂怨僥冒賞典轉官
除職之人其尤甚者京東則有王子獻呂坯毛孝立京
西則有劉寄杜徽彥李端愿子獻為京東轉運使將梁
山濼收入西城所辟置孝立坯為屬官徧詣州縣自濟
兗鄆濮興仁廣濟等處為之騷然追胥官吏抑勒細民
有不承佃者便枷項送獄人人惴恐莫保性命蒲魚荷

炎之利皆日計月課纎悉無遺遂致滌傍之人無所衣
食强者結集為寇盗弱者轉徙乎溝壑峄孝立皆驟被
拔擢自文林郎不二三年轉至朝散朝請大夫自曹官
為通判自通判為郡守監司又孝立任濟州日母死其
父欲只作所生規免解官未幾父又死遂干求李彦請
御筆侯塟畢起復孝立家本三衢憚往返迂逺不復挈
喪歸鄉只就濟川營塟近縁廉訪奏劾國忌日就司録
廳用妓樂深夜飲燕為臣不忠為子不孝敗壊風俗莫

此為甚奇徽彥端愿或自白身或由小官為李彥汲引將唐鄧汝蔡四州九縣取民間稅地謂之公田斂取無藝百姓失業流丐者衆風諭諸邑催索租逋急於星火確山令劉愿前後杖下決死良民千餘人徽彥近緣金人內逼添差京西運判分遣屬官四出有甚寇盜襄城一邑科率至十七萬謂之助國錢更不抄上赤歷此數人者朝廷雖已放罷而罪惡貫盈公議未允伏望陛下洞照姦慝久為民害特發睿斷重置典刑或竄流嶺表

以謝兩路生靈不勝幸甚取進止

再論王子獻等劄子

臣近准詔旨姦貪之吏蠹國害民者尚未竄逐所以好惡未孚贓吏未懲民未被澤臣職在臺端仰煩聖訓宣諭使之彈劾在臣愚分誠為失職臣伏自供職首尾半年前後論列姦貪之吏多矣陛下雖有聽納之明而未見力行之果臣輒再具已嘗論奏而未蒙施行者如京東轉運使王子獻前知淄州毛孝立前東平府通判呂

岯前京西轉運使杜徵彥提舉常平李端愿劉寄此六人者皆奴事李彥竭兩路膏血以奉彥者假借事權勢力氣焰足以制百姓生死之命彥非得此六人亦不能成其姦凶如此其暴也臣聞此一等人其類尚多自陛下初政灼見姦慝雖已落職送部止是退居鄉里復帶前銜金章紫綬所在州郡皆以嘗任郡守監司往往差破人從日陪燕遊無復省躬念咎之意亦莫有依元降指揮赴吏部受差遣者是陛下賞罰號令止行於小臣

而不行於大吏伏望檢臣前奏重賜竄逐仍乞行下吏部取責前後送部臣寮如有傲睨偃蹇不肯赴部之人即與直注遠地或河北河東合入見闕差遣庶幾方命慢上者知所警懼不勝中外之幸取進止七月二十六日奉聖旨王子獻等並送吏部注遠小監當

論王雲等劄子

臣近嘗論列同簽書樞密院事宇文虛中給事中王雲身為士大夫職列侍從朋附童貫贊助開邊使兵連禍

結及敵騎內寇朝廷憂危將命募兵逗撓不進前後臣
寮交章定虛中雲罪與王蕃等蕃已責授散官安置議者
猶謂輕典獨此二人赦而不誅已駭物論今乃反置近
列居容勿獻納之地急則用計而脫禍緩則詭辭而冒
榮專為身謀無復人臣之節兼近年以來士大夫交結
宦官寖以成俗虛中為翰林學士雲為中書舍人皆朝
廷華選貫皆倚為腹心每用兵行師皆有將帶前去之
語靦顏就道曾無愧恥陛下初即大位拔用人材宜以

禮義廉恥風厲士類若不痛加懲革則後來者更相傚傚廉恥之道愈喪而禮義之俗寖隳矣夫人君養士之廉恥所以重其國士之有廉恥亦所以重朝廷唐李鄘恥為吐突承璀所引卒辭相位史氏書之以為美談今虛中輩姦貪趨利庸近凡鄙交結近習迹狀明白辱國甚矣伏望檢臣前奏付外施行早賜罷黜以厭公論不勝幸甚取進止

論王子久劄子

臣伏見陛下即位之初承姦兇用事四方凋弊國用匱
乏之後兵政不修將卒驕惰城池樓櫓未經修葺一旦
金人掩至城下四方勤王之師未有至者人人恟恐士
大夫至委職而去危急甚矣獨陛下奮發乾綱宵衣旰
食經營備禦慨然策勵二三執政大臣固守宗社將士
戮力人心安固都城百萬之家無一動摇者伏自金人
退師益修守禦之具戒畿甸之兵為保伍之法召諸道
之兵為赴援之期東南轉粟舳艫相銜選將陳兵常若

冠至陛下固守都城之志可謂堅矣為臣子者義當率心協力宣布德意使遐邇之情莫不安帖臣訪聞中亮大夫同州觀察使知東上閤門事王子久世襲膏粱無所知識輒敢對衆宣言建避地之策動揺朝廷規喧衆聽外廷傳播莫不駭愕流聞四方為害非小欲望陛下特出睿斷將子久重行黜責仍乞速降詔旨布告中外以靖國人不勝大願取進止

乞假借臺諫委任大臣劄子

臣伏見陛下自即位以來懲艾前日姦邪當國杜塞言
路之弊於是增置諫員雖憲臺六察咸得言事又許臣
寮實封投匭職事不應上殿人亦得奏對開公正之路
閉私邪之門海内聞風莫不稱慶令纔數月未聞用一
直言得一賢士而言路寖復有壅塞之患近降指揮奏
事既罷不得從容留身不合上殿人雖有指揮亦令覆
奏臣知陛下有厭言之意矣諫官御史不稍假借一言
忤意旋被斥逐臣知陛下有拒諫之實矣陛下貴為天

子富有天下如天地之無不覆燾日月之無不照臨而懷疑偏任惴惴然惟恐羣臣之欺已此得御姦邪之術而未得任忠賢之道也陛下所謂親除者一舉而得余應求再舉而得陳公輔此二人者今乃迎合大臣或為游說例被斥逐使誠有之是親除之人豈足信任乎以天下之大四海九州之廣而陛下欲以耳目所及擢用一二士大夫所任未必得人而先已失衆心矣衆心一失人懷疑貳不知孰與共守天下者乎不亦所得者小

所失者大乎耿南仲為東宮官輔導陛下十有餘年此腹心之臣也雖甚愚陋之人莫不知之而李綱敢與抗論詆訐其短此其踈率無謀可知矣而謂懷姦以事陛下則非也彼懷姦以事陛下者知南仲不可動搖則陰交而固結之上可以保寵榮下可以行私意而天下安危社稷存亡則有時而不暇卹夫南仲與陛下同休戚利害者其設心豈有他哉特其所見或有偏係不通之處未能曠然使陛下以大公至正之道照臨百官撫御

寰區也臣恐姦邪之徒窺見陛下好惡更相譖毀迭相媒孽無忠信仁厚之風成猜忌刻薄之政人人惴恐莫肯披露情實以事陛下伏望稍回淵慮假借臺諫則盡聽納而容狂直禮貌大臣則專委任而責成功臣誠狂愚不識忌諱有所聞見懷不能已伏惟陛下留神聽納

天下幸甚

乞擇臺省官節録封事劄子

臣伏見陛下自即位以來懲創前日姦邪當國杜塞言

路之弊於是增置諫員憲臺六察咸得言事猶以為未也又許臣寮實封投匭職事官不應上殿人亦得引對開公正之路杜私邪之門海内聞風莫不稱慶令纔數月未聞旌一直言用一正士而言路寖復有壅塞之患近降指揮奏事既罷不得從容留身不合上殿人雖有指揮亦須覆奏議者謂陛下有厭言之意矣祖宗假借言事官虛懷聽納雖布衣之士必須温顔誘接至有辭氣狂悖者未嘗加罪令諫官御史一言逆旨旋被斥逐

議者謂陛下有拒諫之實矣況今姦諛未盡去蠹壞未盡飭邊方未寧百姓匱竭更張廢置未盡合天下之公論慷慨獻忠者當累及之或謂陛下已厭封事之多不暇省覽或付之三省密院大臣門人子弟得以傳播識為非便臣伏見仁祖時嘗委張方平司馬光詳定中外所上封事盡心料簡合於義理可施行者雖文采不足一一奏聞光與方平亦嘗奏乞其間識慮稍出於衆開陳政體時務文理詳明者乞特賜召對面加詢訪果有

可採察籍姓名隨材擢用令太平日久誠為多士之時所獻封章豈盡無可觀採臣愚伏望聖慈檢會祖宗故事專委兩省或臺諫官二員擇其公忠端亮者俾之遴選據所可取者節録成冊每季進呈以備乙覽忠言嘉謀庶有裨益以輔成陛下中興之治天下幸甚

論貶逐臺諫乞不施行日下出門指揮狀

臣伏覩前諫議大夫唐重等五人與郡日下出門流傳四方士論驚駭陛下新即大位開懷聽納之初宜優容

直言禮遇臣下令重等備員臺諫不知所論何事既令日下出門議者遂致紛然造飾語言稱師驥論十事孫覿李擢等攻擊宰執緣此被逐蓋朝廷未嘗降出得罪之因宜其紛然有以議陛下也重等既各與便郡如同杭和皆天下膏腴處正使自擇不過此耳何至迫逐使之倉皇若此哉臣伏見祖宗朝斥逐言官雖遠在嶺外未有日下出門者熙寧中王安石為相急於行法惡人之議已始有此行遣後來蔡京王黼用事欲行已私循

用此例緣此言路塞絶豈可施於今日艱難之時哉伏
望特降睿旨將日下出門指揮更不施行庶令般挈家
屬收拾行李以示陛下優納之意

乞戒在位揚職奉法劄子

臣嘗謂文王序易以乾坤為首孔子繫之曰天尊地卑
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言君臣之位猶天地之
不可易也先王因制天下使尊尊相高貴貴相承名以
命之器以别之四方仰視朝廷之尊羣后翊戴人主之

勢故能消患折衝姦人無窺覦之意昔漢高祖以馬上得天下韓彭輩論功議賞至拔劍擊柱漸不可制叔孫通制禮儀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陛下踐阼之初敵人侵海國勢搶攘執政大臣議事喧鬨於上士民伏闕詬詈於下士大夫一旦習為苟簡三省六曹百司庶府官吏因循不復治事伏望陛下俯從羣臣之請申勑有司擇日御殿款謁宗廟然後誥誡列位各揚乃職有不奉法者御

史臺閣門覺察以聞庶幾隆主勢而正朝綱實天下幸
甚取進止

莊簡集卷十

宋 李光 撰

奏議

論國是劄子

臣聞楚莊王問于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君臣不合國是無由定也夫以區區之楚欲立國定制猶知所審況陛下紹膺大統撫御寰區當中外多事之時羣趨殊方衆志異

慮可不知審所是而定之乎伏見陛下即位以來敵人内侮國勢搶攘寬大之令數頒求言之詔屢下巨姦元惡斥逐殆盡忠臣義士聘舉無遺凡所以收人心者可謂至矣而廟堂之上所與協心圖治者不過六七執政大臣乃復牽于浮議各營己私噂沓背憎結怨嫁禍莫肯慨然以天下為己任者方今民勞官冗將驕卒惰外則邊境繹騷内則財用匱乏此誠國家危急之時陛下憂慄焦勞于上而羣公大夫族談竊議于下學校之士

不務宿業而以投匭為課程縉紳之徒不循分義而以
押闔為職任自白身而登儒館由選調而參廟謨祖宗
以來所未有也行姑息之政徇苟且之習爵禄濫冒名器寖輕
因一夫流言為變法易令者數矣人主威權何時而立祖宗法
度何時而行朝廷綱紀何時而定此實社稷之深憂也臣
愚伏望聖慈明詔大臣深加訓敕察其邪正辯其臧否
熟問深思求合理道然後斷而行之疑其為姦則如勿
任知其可任則不必疑奮乾剛以明黜陟隆委任以責

成功庶幾國是定而法制立矣天下幸甚取進止

引對人乞先經三司劄子

臣伏見陛下踐阼之初下詔求言虛懷聽納雖疎逖小臣間或引對親賜詢考將以開廣言路簡拔儁髦此盛德之舉也臣愚竊慮陛下驟當幾徼臣下忠邪未易洞照其間頗有利口辯言乘時僥倖以徼寵祿姦人窺覦名器寖輕而實材忠樸之士往往恥於自售甚失陛下所以惻怛訪逮之意欲乞今後臣寮非本職合上殿人

委三省大臣博采公議先次審察如委有行實及策畧議論過人即令引對庶幾抑絶奔競以來儁異之士取

進止

論李會李擢劄子

臣伏覩除目以李會李擢爲左右司諫訓詞褒諭以首論蔡京有功特被召用外庭之議無不駭愕臣之區區亦所未喻夫首論蔡京者陳瓘也其次則有石公弼張克公毛注之流相繼彈擊上皇覺悟既罷而復用者數

矣京與王黼前後用事權傾天下言路塞絶多士盈庭
莫敢開說方是時也忠義奮發不避死亡之誅慷慨言
事不過曹輔等三五人爾下逮韋布之士廷對大問進
藥石之言則有若范宗尹投匭獻計箴時政之失則有
若朱夢說而會擢在當時迭為臺官身任言責保寵固
位被阿諛之譏目覩時事曾無一言逮陛下龍飛灼見
姦慝太學諸生伏闕上書首論六賊之害蔡京之惡夫
人而能言之矣諫官御史能於此時明目張膽擊姦指

倭實恃陛下聖明不啻摧枯拉朽之易何足爲功況會
擢當金兵圍逼都城力附白時中李邦彥專主避敵割
地之謀方肅王之北渡也不罷金人之渝盟乃敢奮筆
橫議以上皇還宮問肅王所在刼持上下必欲以祖宗
基業委之敵國至有三鎮與王室孰重之語章疏具存
可以考按今時中邦彥坐是落職議者猶謂輕典而會
擢反被召用復預諫爭之列不知誰爲陛下薦此二人
者陛下好惡取舍如此廟堂之論何時而定百官有司

之衆何所適從乎臣愚伏望陛下深思熟察辨邪正之歸無為詭辭偏說之所傾奪庶以仰稱陛下艱難求助之意副四方跂竦之情所有會擢等召命伏乞特賜寢罷以安衆情取進止

乞出第一劄子

臣出自寒鄉服勤州縣踰二十年學問荒落風節無聞比者伏遇陛下龍飛偶承人乏擢置言路亦既閱時志弱膽薄不任彈擊聞見淺陋無所建明夙夜震恐罔知

攸濟大懼仰負陛下任使之意伏念臣頃緣狂率遠貶嶺外還朝未幾復以妻室喪亡家貧子幼私計逼迫兼臣與今御史中丞陳過庭實有鄉閭之舊不無朋比之嫌接武憲臺義當回避伏望聖慈特賜矜憫出於迫切非敢矯偽除臣一合入差遣使得從容歲時陛下不忍終棄臣或未填溝壑復得收召東西南北惟命是從臣不勝哀祈激切之請奉御筆所乞不允仍不得再有陳請

乞出第二劄子

臣近具劄子以不任彈擊無所建明乞在外一合入差遣蒙陛下批答所乞不允仍不得再有陳請臣疎遠微賤仰惟陛下寵遇之厚恩旨之嚴不敢再有塵瀆夙夜震惕進退徊徨臣伏見陛下以邊方未寧有當食忘餐之語義當捐軀以圖報稱顧臣實東南書生材力綿薄內之不能竭愚夫千慮之得外之不能效戎行一旅之用而陛下虛心訪逮發於懇誠聖心焦勞中外歎仰豈臣之分尚得晏然況今豪傑志義之士介特隱淪之賢

彈冠結綬顧立王朝誠非乏材之時而臣久處要塗實妨言路臣雖有喪葬婚嫁之迫當茲急難豈敢僥倖東南差遣以便私計或蒙陛下哀憐别除臣一閒慢去處或京東西小郡使之推行詔條撫循凋瘵臣亦久在州縣粗諳民情庶幾勉竭愚短以報萬分伏望睿明俯憐悃愊特賜俞允取進止

再乞出第一狀

臣近嘗兩具哀懇仰瀆聖聽乞東南小郡犬馬之誠雖

自謂切至終未足以動天聽之崇進退隕越莫知所為
臣切自念猥以庸愚遭值陛下初政首置言路閲時既
久訖無涓埃少報萬分仍積罪悔上煩保全若日復一
日必至顛隮兼臣近年因遭禍患志氣摧傷久得怔忪
之疾比數發動難以冐居繩糾之地伏望赦其狂愚特
賜矜憫除臣小郡或宮祠差遣一次使退處閒散之地
將理衰疾萬一未塡溝壑尚當糜捐仰報聖造臣自今
月二十七日更不敢入臺臣見居家俟命無任祈懇激

切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再乞出第二狀

臣近嘗具奏牘以不任彈擊等事乞在外一合入差遣至今累日未蒙施行臣輒不避斧鉞之誅再瀆冕旒之聽伏念臣流落之久自去年五月還朝遭罹禍釁妻室喪亡家貧累重難以久任京局自春夏以來嘗因進對備瀝誠懇累乞解罷言職聖恩深厚未賜矜從兼臣久在臺端才力緜弱無所建明難以冒處言責之地雖陛

下天地父母覆燾涵容未即罷遣在臣愚分實不自安伏望檢臣前奏除臣東南小郡或宮觀差遣一次伏惟
睿明俯矜微賤哀而憐之特賜俞允冒犯天威臣無任
惶懼激切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彗劄子

臣聞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蓋觀乎天文以驗得失者誠聖王之先務也臣伏見近者彗出寅艮間躔度甚速此變易之大者或傳朝廷用陰陽家說以分野

言之為敵人滅亡之證此恐導諛之人以甘言諂辭媚悅陛下輕信其說無復答謝天譴之意則虧損盛德非宗廟生靈之福臣聞孔子作春秋不書祥瑞而書災異者蓋欲警戒人君而知恐懼修省以應天變不聞以災異歸敵人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彗星三見禍亂輒應周室微弱上下交怨此皆人事之所感動也天心仁愛人君故出災異以譴告之不聞天心仁愛遐荒欲其修省也陛下萬一惑于邪說凡天地變動各以分野言之

則陛下之失自今以往誰復敢言蓋天變之發或發于未然之前或發于已然之後皆所以覺悟人君也所謂應天變之術豈有他哉在於修人事而已臣伏見陛下自即位以來凡所施為無非仰合天心下當人意者勤儉憂勞不聞有過然舉措之間安得每事皆當亦當窮究致彗之由推至誠行直道政事之不中不平者或未加治萬民之失業窮困者或未加卹姦邪之徒熒惑主聽者或未加察言路駸駸復有壅陽之患則陰陽之和

何時而致天地之變何時而息乎臣所以居言責之地而不能默默也冒犯天威臣無任激切恐懼之至

論治道劄子

臣嘗謂帝王者神民萬物之主也以一身而寄天下之上所恃者衆心之所戴也歷考自古興衰撥亂之君未有不因乎人心而能有為者蓋觀人心之所與則知天命之所歸故敵國之盛强或不足畏盜賊之猖獗或不足憂中原之竊據或不足慮關陝之捷奏或不足喜臣

願陛下凡所舉措務合人心而已今移蹕之初扶攜之
民歸往如市海内顒顒皆托命於陛下士民傾屬以觀
聖化之行則令日之所施為安得不汲汲乎昔梁襄王
問於孟子曰天下惡乎定對曰定於一孰能一之對曰
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曰天下莫不與也又曰
不行王政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引領而望之欲以
為君夫豈在乎山河之固甲兵之利土地之廣哉臣願
陛下克己恭勤隆道德於上大臣守法奉公肅紀綱於

下明賞罰辨邪正懲汙偽之黨以砥礪名節去姦贓之吏以惠養小民容受直言駕馭英傑如是而人心不歸海内不服未之前聞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取進止

乞廢常平主管官罷發運司劄子

臣謂今日之急務莫切於理財而理財之政有避其名而因失其實者有無其實而徒存其名者固未易槩舉令姑論其大者其事有二常平之法本於漢耿壽昌令州縣錢穀有屬常平令者名色非一悉總於户部右曹

令乃以王安石之故而廢之既使香鹽司兼領又別差主管官一員有司莫之適從錢穀因致失陷豈非避其名而失其實乎發運司本以總六路財計以漕輓中都餽餉為職兵興以來既無轉輸令乃以糴買事委之其本錢盡從朝廷給降無慮五六百萬緡又以淮南摠制司及諸路失陷回易市易贍軍等錢歲亦不下數十萬緡此國用所以益窘也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廢常平主管官依舊令香鹽官兼領罷發運司其糴買摠制

等事令戶部侍郎專領庶幾名正而事成官省而職舉
不勝幸甚取進止

乞免放散民兵狀

契勘近緣金人渡江侵占建康府大隊復陷廣德軍明
越秀州幸賴官兵同保甲用命防托把隘得保無虞今
月初三日準德音一項應調發州縣鄉村民兵把隘俟
德音到限一日放散訖申尚書省緣見今大隊方離臨
安府取蘇秀路前去及建康府并淮南敵騎未退近日

又被殘破太平州相去本州界不及五七十里人情震恐正藉民兵同官兵把隘守禦日下未敢放散更合取自朝廷指揮三月二十五日奉聖旨候敵兵退日審度放散

乞罷王淵焦師叔狀

臣竊見本州新兵馬鈐轄武功大夫焦師叔前任平江府鈐轄到任未及數月因敵騎侵突作緣故離任兼本官既係掌兵若已失守雖朝廷寬恩放罷難以便除一般差遣下政已差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王淵係內臣

王仍之子纔二十餘歲竊緣本州密邇江岸正係緊切
控阨之地防秋之際全藉官兵戮力捐軀以捍寇盜其
王淵童貫無知焦師叔憸猾二人皆難倚仗伏望聖慈
別選有材武忠實之士填上件窠闕庶幾緩急之際不
至闕事

乞進兵狀

昨自建康失守右僕射杜充退守儀真陳邦光李梲率
吏民迎降金人大隊由境上入浙游騎晝夜侵逼及防

江潰兵四散剽掠幸賴朝廷威德將士協力防守至今
臣探得建康所留敵騎不過數千人金蕭張二大帥與
陳邦光李棁同治府事時復遣兵及黃旂招誘州縣如
溧水等處縣官皆已投拜本州實與接境人情反側不
住分遣將士前後殺獲首級招安到潰兵僉軍班直契
丹渤海等處人兵多方存養譏察外臣近據於潛知縣
通直郎陳近仁昌化縣尉保義郎平協申去年十二月
二十日金經畧使稱四太子郎君金知臨安府李儔差

修武郎樂宏齎文字黃旂前來臨安於潛昌化等縣招
撫官吏本縣官吏各奮忠義遂將樂宏等四人斬首其
臨安餘杭知縣將帶老父入城投拜邀請敵兵就縣斂
買金銀疋帛又於今年正月初十日再遣凌秀才王秀
才二人金補承信郎令齎文字前來本縣亦將此二人
處斬梟首號令及兩縣弓手土豪章開王仙畢康等糾
率諸鄉保甲義不從降委是防托有功緣本州管下寧
國縣與兩邑接境其知臨安府康允之未知去處吏民

無所申訴臣已逐急依已得聖旨便宜措置將立功四人先次借補承信郎及專遣使臣齎去年十二月二十日蠟彈手詔曉諭官吏兵民各用命守禦去訖臣竊觀金人敢深入江浙於天時地利皆非所宜臣已率勵將士及將已圖結到六縣保甲并招安到杜充防江統制官馬吉李進并班直京軍等邀其歸路臣已移文劉光世乞帶領大兵前來同衛王室及申本路轉運使李尚行朱異前來權建康府安撫司職事庶幾列郡有所稟

承並未蒙回報今敵馬既屯駐臨安府行在信息隔絶難通小人遂無忌憚臣累具奏聞欲乞速降睿旨差委重臣前來建康或令宣撫使周望傳檄四方約日進兵水陸分布可使使輪不返伏候勑旨

乞與宣州官吏推賞狀

契勘近縁金人渡江建康府廣德軍臨安府溧水建平餘杭臨安縣等處失守本州境壤相接事勢危急自十一月十八日以後敵騎潰兵日夕侵逼動以萬計少者亦

不下千百人所賴官吏協心將士保甲用命防守至今凡九十餘日卒保無虞所有前後出戰把隘守城招撫等文武將佐人吏等實有勤勞欲望聖慈令臣開具保奏推恩庶幾有以激勸

乞令漕臣應副岳飛錢糧等狀

臣契勘本州自軍興以來偶免殘破前後過軍萬數浩瀚皆臣竭力應副不敢毫髮仰干朝廷令來巨師古劉晏岳飛大兵屯泊境上應副錢糧需索犒設臣不敢辭

避竊緣官軍與戚賊相持雖已出境緣建平溧水縣廣德軍諸處並無官吏人民臣不免出界應副臣見差官三員在廣德界上及岳飛軍前專切運糧委是費力其本路漕臣亦合移檄傍近州縣同共那移應副錢糧及犒設金銀等況建康府已收復了畢自合前來管幹職事望聖慈憫察本州係是小郡前後被害非一速賜行下本路漕臣應副岳飛一項人兵六月二十日奉旨岳飛一行軍兵已降指揮聽張俊節制所有合用錢糧自合張俊下隨軍轉運應副仰隨軍轉運副使劉蒙疾速支撥應副不得少有闕誤

乞與土豪鮑琢補官狀

契勘管下旌德縣保甲土豪鮑琢等一項僅三千人緣自方賊作過時已自結集中間保護州境雖未立顯效不曾費耗官中錢糧當州縣擾攘之時起發入城官兵寡弱亦倚以為重盜賊不入郡境前知州呂好問嘗假以承信郎及校尉等名目緣此累經朝廷陳狀希望恩賞朝廷以許置土俗器仗令防秋之際若因而撫之亦足倚仗令來不敢別干朝廷只乞依已得指揮將前知

州劉資政已給降空名劄子先次補授五七品此輩既已得官遂有顧藉防托過冬春將已結保甲盡行散遣收其器仗庶不為久遠之害

乞回避曾紆狀

朝奉郎新除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兼兩浙兩路兵馬鈐轄臣李某奏蒙恩除前件差遣將欲到任伏見新除本路轉運使曾紆臣頃任侍御史日曾論列本官縁此送吏部令來正係統轄兼軍興之際財計用度動相關

決委有妨嫌伏望聖慈憫察別除臣一合入差遣或宮祠一次伏候敕旨十月五日奉聖旨特不回避

乞留吳錫狀

臣伏聞已降指揮揚沂中出戍淮甸及吳錫一軍亦隨逐前去臣之愚見竊慮敵人知大軍盡屯淮西或遣舟師由海道擣虛又徐文久在江浙熟於道路令聞往來沿海登萊諸郡風帆浪船日行數千里理宜關防臣愚欲望聖慈且留吳錫一軍以備緩急狂瞽之言誠為過

慮然大駕所在理宜嚴密惟陛下留意省察幸甚謹録
奏聞伏候敕旨
小帖子
臣之愚見竊慮楊沂中合令候巨師古到然後啟行
伏乞聖察
又小帖子
議者謂春夏風多東南然亦時轉西北伏乞聖察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謄錄監生臣張曾壇
謄錄監生臣范維城